

靜安詞

編 文 乃 陳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

靜

安

詞

(全一冊)

(每冊定價銀三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編者 陳乃文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書局 世界書局

例 言

一 本書搜錄王忠愍公遺書外編之茗華詞，及人間詞甲乙稿等，俾讀者得窺其全豹。

二 本書爲總集王靜安先生生前所作之長短句，故名曰靜安詞。

三 作者之生平傳略及行述等，讀者可參看觀堂集林中之羅振玉等序言，茲姑從略。

四 本書各詞，皆一律附加新式標點符號；標點符號，務求簡明，不取繁雜。

五 本書初以東方圖書館所藏之觀堂集林第一集，外集第四

編爲參考。自一月二十八日，日軍窺我淞滬，縱火焚我唯一文化機關。此書亦爲祝融氏所燬，書此誌痛。

六 本書匆匆成帙，或有舛誤闕漏之處，容俟異日修改，讀者恕之。

二十一年四月蕙漪陳乃文自識

賈序

靜庵先生以清室遺老，爲學界耆碩，姑不論其政治思想若何，而終始不爲近世潮流所軟化，其氣節有非常人所能及者！是以其所作詞，不事浮華，而重氣節；不多修飾，而本諸自然；上足以追蹤歐蘇，下可與納蘭相比美，斯皆代表民族性之傑作也。嗟嗟，漢人素重氣節，孔孟已言之詳且備矣。靜庵之政治思想，雖有所偏執，而大節不移，潔身歸元，較之今日之朝秦暮楚之徒，及夫今是而昨非之輩，其賢不肖爲何如耶？

顧靜庵集林，已見行於世，而靜庵之詞，尙未有單行本之發行，瀛島陳乃文女士，家學淵博，於詞尤具心得，所作詩詞，先後行於世者，已

有鳴鸞創作及和歐文忠公詞二集，近復鑒於靜庵在詞學進化上之重要，爰搜集成軼，付梓之日，囑序於余，余與女士誼屬世姻，知女士之道德文章備詳，因樂爲之序：俾知夫詞人搜印詞人遺作，於傳世之外，其中尙有深意存焉！

賈士毅序於上海 四月二十五日

序

詞自南宋以還，蹶而不振也久矣！元明諸老，氣困於雕琢，嘉道而還，意竭於摹擬；其異軍突出，獨標一幟者，竊惟納蘭侍衛耳。侍衛之詞，遙情逸韻，一唱三歎，論者以重光後身稱之。二百年來，無人與之頡頏有之，其王靜安先生乎。靜安以文學革命巨子，揭櫫「詞以境界爲主」之說，格高韻遠，極纏綿婉約之致。能使宋人墜緒，絕而復續。其佳者如浣溪沙之「只恨當時形影密，不關今日別離輕。」蝶戀花之「幾度尋春春不遇，不見春來，那識春歸處。」方之小山少游，何多讓也。中年而後，君頗致力於殷虛甲骨流沙木簡，撰述專書，蜚聲藝苑，人知其爲攷證批評之中堅，或不知其文章之洵美且遂，近世實無其匹。此靜安

詞之所以重行對校，刊爲專集之所由興也。

當其人間詞甲乙稿將次付刊，有山陰樊志厚者爲之序，其言君詞，『往復幽咽，動搖人心，快而能沉，直而能曲。不屑屑於言詞之末，而名句間出，往往度越前人。至其言近而旨遠，意決而辭婉，自永叔以後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。……』非過事推崇，蓋紀實也。因并存樊序，俾資讀者之參考也。

一九三二，四，一。

陳乃文序於滬寓

人間詞甲稿序

王君靜安將刊其所爲人間詞，詒書告余曰：「知我詞者莫如子，序之亦莫如子宜。」余與君處十年矣！比年以來，君頗以詞自娛。余雖不能詞，然喜讀詞。每夜漏始下，一燈熒然，玩古人之作，未嘗不與君共。君成一闕，易一字，未嘗不以訊余。旣其睽離，苟有所作，未嘗不郵以示余也。然則余於君之詞，又烏可以無言乎？夫自南宋以後，斯道之不振久矣！元明及國初諸老，非無警句也；然不免乎局促者，氣困於彫琢也。嘉道以後之詞，非不諧美也；然無掇於淺薄者，意竭於摹擬也。君之於詞，於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，於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，於南宋除稼軒白石外，所嗜蓋鮮矣。尤痛詆夢窗玉田，謂：「夢窗砌字，玉田壘句，一

彫琢，一敷衍，其病不同而同歸於淺薄。六百年來，詞之不振，實自此始。其持論如此，及讀君所爲詞，則誠往復幽咽，動搖人心，快而能沈，直而能曲，不屑屑於言詞之末；而名句間出，往往度越前人。至其言近而指遠，意決而辭婉，自永叔以後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。君始爲詞時，亦不自意其至此，而卒至此者，天也；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若夫觀物之微，託興之深，則又君詩詞之特色。求之古代作者，罕有倫比。嗚呼，不勝古人，不足以與古人並，君其知之矣。世有疑余言者乎？則何不取古人之詞，與君詞比類而觀之也。

光緒丙午三月山陰樊志厚敘

人間詞乙稿序

去歲夏，王君靜安集其所爲詞，得六十餘闋。名曰人間詞甲稿，余既序而行之矣。今冬復彙所作詞爲乙稿，丐余爲之序！余其敢辭？乃稱曰：文學之事，其內足以攄己，而外足以感人者，意與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，意與境渾，其次或以境勝，或以意勝，苟缺其一，不足以言文學。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，以其能觀也。出於觀我者，意餘於境；而出於觀物者，境多於意。然非物無以見我，而觀我之時，又自有我在，故二者常互相錯綜，能有所偏重，而不能有所偏廢也。文學之工不工，亦視其境之有無，與其深淺而已。夫人不能觀古人之所觀，而徒學古人之所作，於是始有僞文學。學者便之，相尙以辭，相習以模擬，遂不復知意境之

爲何物？豈不悲哉！苟持此以觀古今人之詞，則其得失可得而言焉。溫韋之精艷，所以不如正中者，意境有深淺也。珠玉所以遜六一、小山，所以愧淮海者，意境異也。美成晚出，始以辭采擅長，然終不失爲北宋人之詞者，有意境也。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，唯一稼軒；然亦若不欲以意境勝。白石之詞，氣體雅健耳！至於意境，則去北宋人遠甚。及夢窗、玉田出，並不求諸氣體，而惟文字之是務，於是詞之道熄矣！自元迄明，益以不振。至於清朝而納蘭侍衛以天地之才，崛起於方興之族，其所爲詞，悲涼頑艷，獨有得於意境之深，可謂豪傑之士，奮乎百世之下者矣。同時朱陳既非勁敵；後世項蔣尤難鼎足。至嘉乾以降，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，而意味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。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？抑觀我觀物之事，自有天在，固難期諸流俗歟？余與靜安

均夙持此論。靜安之爲詞，真能以意境勝夫！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，莫如歐陽公。以境勝者，莫加秦少游。至意境兩渾，則唯太白後主正中數人，足以當之。靜安之詞，大抵意深於歐，而境次於秦。至其合作，如甲稿浣溪沙之「天末同雲」，蝶戀花之「昨夜夢中」，乙稿蝶戀花之「百尺朱樓」等闋，皆意境兩忘，物我一體，高蹈乎八荒之表，而抗心於千秋之間。駸駸乎兩漢之疆域，廣於三代，貞觀之政治，隆於武德矣。方之侍衛，豈徒伯仲。此固君所得於天者獨深，抑豈非致力於意境之效也。至君詞之體裁，亦與五代北宋爲近，然君詞之所以爲五代北宋之詞者，以其有意境在。若以其體裁故而遽指爲五代北宋，此又君之不任受，固當與夢窗玉田之徒，專事摹擬者，同類而笑之也。

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山陰樊志厚敘

目次

浣溪沙	一
又	一
又	一
點絳脣	二
掃花游	二
蝶戀花	三
又	三
祝英台近	四
浣溪沙	四
虞美人	四

減字木蘭花

五

蝶戀花

五

又

六

又

六

又

七

虞美人

七

蝶戀花

七

又

八

又

八

又

九

又

九

又

一〇

又.....一〇

浣溪沙.....一一

又.....一一

又.....一一

又.....一二

又.....一二

又.....一二

菩薩蠻.....一三

又.....一三

又.....一三

應天長.....一四

蘇幕遮.....一四

鷓鴣天	一五
清平樂	一五
謁金門	一五
喜遷鶯	一六
虞美人	一六
齊天樂	一七
蟬	一七
點絳脣	一七
又	一七
清平樂	一八
又	一八
如夢令	一八
浣溪沙	一九